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綠野仙蹤

第三十六回 走長莊賣法賺公子 入大罐舉手避癡兒

詞曰：聊作戲，誘仙枝，百說難回意；好癡迷，且多疑。一番爭論費唇皮，入罐去無跡。
——右調《千荷葉》

話說冷於冰自蔣金花身亡之後，即遁出林桂芳營中，回到泰山廟內。連城壁道：「大哥原說下去去就來，怎麼四□餘天不見蹤影，著我們死守此地，日日懸望？」於冰道：「我原去懷慶與朱文煒說話，著他搬去家小；不意師尚詔造反，弄得我也欲罷不能。」於冰詳細說了一遍。城壁大笑道：「功成不居名，正是神龍見其首，不見其尾之說。惜乎我二人未去看看兩陣相殺的熱鬧。」自此於冰與他二人講究元理，或到山前山後遊走。

一月後逐電回來，說道：「林岱授副將職，已署理河陽總兵官翼之缺；朱文煒補授兵部職方司員外郎，差段誠去法師宅上搬姜氏去了。」於冰大悅。次日，寫了一封書字，向董瑋道：「公子與我們在一處，終非常法。昨查知總兵官林桂芳之子林岱，現署理河陽總兵官，我竟斗膽於書字內，改公子名姓為林潤；他如今已是武職大員，論年紀也該與他做個晚輩，著他認公子為姪，將來好用他家三代籍貫，下場求取功名。書內已將公子並尊公先生受害前後原由，詳細說明。」又將金不換身邊存銀百餘兩，付與他主僕，做去河陽盤費。董瑋道：「承老先生高厚洪恩，安頓晚生生路。此去若林鎮台不收留奈何？」於冰大笑道：「斷無此理，只管放心！林岱、朱文煒二人功名，皆自我出，我送公子到他們處，定必待同骨肉。因朱文煒是京官，耳目不便，故著公子投奔林岱。到那邊號房中，只管說是他姪子，從四川來；又有冷某書字，要當面交投。他聽知我名，定必急見；見時只管說著他盡退左右人役，先看了我書字，然後說話。你兩人俱小心照此，再無破露之患矣！今日日子甚好，我也不作世套，就請公子此刻同盛介起身。」又向城壁道：「山路險峻，你可送公子下了山即回。」董瑋道：「晚生用不了這許多盤費。」於冰道：「一路腳價，到那邊制辦幾件衣服，入衙門亦好看，能有幾多銀兩？公子不必推辭。」董瑋感情戴德，拉不住的磕下頭去，那淚不從一行滾下；又與城壁、不換叩頭，大家送出廟外，董瑋復行叩拜；一步步大哭著，同城壁下山去了。於冰見此光景，甚可憐他；又見金不換也流著眼淚，一邊揩抹，一邊伸著脖子向山下看望。回到廟中，只覺得心上放不下，隨將超塵叫出，吩咐道：「今有董公子投奔河陽總兵林岱衙門，你可暗中跟隨，到那邊看林岱相待如何。就停留數日亦可，須打聽詳細，稟我知道。」超塵道：「法師就在此山，還往別地去？說與小鬼，好回覆法旨。」於冰道：「你問的甚是。我意欲和城壁、不換去湖廣，你回來時，在衡山玉屋洞等候我可也。」超塵領命去了。到次日交申刻時分，城壁方回。於冰道：「我只教你送下山去，怎麼今日此刻才來？」城壁道：「我見那董公子一路悲悲切切，不由得送他到泰安東關，和他在店中住了一夜，卻喜有沂州御腳驢子，與他主僕僱了兩個，今早我又送了他□里，因此遲來。」於冰道：「湖廣有黃山、赤鼻、鹿門等處，頗多佳境，我意要領你們一行。又在此住了許久，用過寺主柴米、小菜等項，理合情還，連二弟可包銀□兩交與寺主。」城壁送銀去了。不換收拾行李。

兩事方完，三人才出房門，忽見寺主披了法衣，沒命的往外飛跑，不多時迎入個少年官人來。但見：面若凝脂，大有風流之態；目同流水，定無老練之才。博帶鮮衣，飄飄然肌骨瘦弱；金冠朱履，軒軒乎容止輕揚。手拿檀香畫扇一柄，本不熱也要搖搖；後跟浮華家奴幾個，即無事亦常問問。嫖三好四，是鋒利無比之鋼錐；賭五輪□，乃糊塗不堪之肥肉。若說他笙簫音律，果然精通；試考他經史文章，還怕虛假。

於冰一見，大為驚異，向城壁道：「此人仙骨珊珊，勝二位老弟數□倍。」城壁道：「大哥想是為他生的眉目清秀麼？」於冰道：「『仙骨』二字，倒不在好醜；有極醜不堪之人，具有仙骨者，此亦非一生一世所積。」不換道：「大哥何不渡脫了他？也是件大好事。」於冰道：「我甚有此意，還須後商。」城壁道：「我們可同到後邊，與他敘談一番，何如？」於冰道：「他是貴介肚胃，目中必定無人，你到他面前，反被他輕薄；當設一法，教他來求我們為妙！」又道：「你們看這也是個公子，比董公子何如？」城壁大笑道：「董公子人雖年少，卻是沉謙君子；此人滿面輕狂，走一步都有許多不安分在腳下，大哥自是法眼，何須弟等評論？」於冰道：「他已到正殿去了，待我出去查查他的根腳，再作理會。」正言間，只見那公子出來，站在當院裡，四面看了看，向廟主道：「你不送罷。」連頭也不回，挺著胸脯，一直步出去了。廟主飛步趕送。少刻，廟主人來，不換迎著問道：「適才出去的那位少年，是個什麼人？」廟主笑著，將舌尖一吐道：「他是泰安城中赫赫有名的溫公子，諱如玉。他父親做過陝西總督，他是極有才學的秀才，他家中的錢也不知有多少。」於冰道：「他居住在城在鄉？」寺主道：「他住在泰安州城東長太莊，是第一大鄉紳家。」城壁道：「我看他舉動有些狂妄。」廟主道：「少年公子，都是那個樣兒！若與他說起話來，到也極平和。一年按四季定到敝寺燒香一次，我們要化他的佈施，他最捨得錢，是個少年慷慨，著實可交往的人！」於冰笑了笑，道：「我們此刻就別過了。」廟主道：「適才這位連翁送與我□兩銀子，我不該收才是；又怕眾位見怪，收下心甚不安。」於冰也世故了幾句。不換仍改為俗人打扮，肩了行李，寺主送至山門外作別。乾冰向城壁面上用袍袖一拂，鬚髮比前更黑，城壁大悅。不換道：「二哥又成了三□來歲人了！」於冰道：「今日我們就去長泰莊一行，要如此如此，不怕他不來尋我們。」城壁道：「大哥事事如神明，今日於這姓溫的，恐怕要走眼力！他家裡堆金積玉，嬌妻美妾也不知有多少，怎肯跟隨我們做這苦難事！」於冰笑道：「一次不能，我定用兩三次渡他，老弟踐言。」三人說說笑笑的走了五六□里，已尋到長泰莊來。但見：

日映野花，沿路呈佳人之貌；風吹細柳，滿街搖美女之腰。曲逕斜陽，回照農夫門巷；小橋流水，偏迎賣酒人家。角角雞啼，常應耕牛之吼；嚶嚶禽語，時雜犬吠之聲。乳息小兒，擲毬於通衢簷下；偃偻老丈，鬥牌於大樹陰前。未交其人，先聞溫府聚賭；才履其地，便傳公子好嫖。來去者爭言某妓女上情，出入者亂嚷若郎君輸鈔；雖不是治化淳鄉，也要算風流樂土。

於冰四面一看，也有三四百人家。莊東北上有一片高大房子，想就是溫家的宅舍；街道上也有生意買賣，老老少少嚷鬧的都是嫖賭話。不換道：「我活了三□多歲，不曾見這樣個地方！」於冰道：「不必說他。我看莊西頭有座廟，且去那邊投宿。」三人走入廟內，見是觀音大士香火。和尚迎著問道：「做什麼？」城壁道：「欲借寶刹住一半天。」和尚見有一肩行李，也不推辭，用手指道：「東禪房裡去。」原來這個莊兒，是個五方雜處的地方，不拘甚麼人都容留，只要會賭錢。二人到東禪房歇下，不換買了些吃食東西，與城壁分用，已是黃昏時候。和尚送入一碗燈來，坐在一旁，也不同于冰等名姓，開口便道：「三位客人不小頑頑麼？敝寺還有兩個賭友配合。」不換卻要推辭，於冰道：「今日行路勞苦了，明日還要大賭！」和尚歡喜而去。次日，三人到街上，不換高叫道：「我們是過路客人，有幾個好戲法兒，要在貴莊頑耍，煩眾位借一張桌子用用。」眾人聽見說要耍戲法兒，頃刻就圍下了好些人，搬來一張桌子放下。於冰道：「再煩眾位，不拘什麼物件，取幾件來。」眾人借來一個大錫洗臉盆，□個湯碗，放在桌上。於冰捲起雙袖，將碗一個個擺列在錫盆內，向眾人道：「□法九楔，無楔不行。我的戲法兒，總用的是人家的東西，眾位要看個真切明白。我先將這□個湯碗飛去！」說罷，舉手向空中一撒，說聲：「去！」□個碗形影全無，眾人大笑。於冰又將錫盆也望空一擲，喝聲：「去！」也不見了。眾人大笑大嚷道：「這個真法，與歷來耍戲法人飛的不同！」只見旁邊一人笑說道：「你將□個湯碗、一個大錫盆飛去，我們都是向餅舖中借來的，拿甚麼還他？」於冰用手向南一指，道：「那家房簷上放著的不是麼？」眾人一齊看，果見在房簷上放著。那人跑去取來，一件不少。

此時哄動一村看的人，擁擠不開。又見有幾個人高叫道：「戲法兒不是白看的！客人們到此，我們多攢湊幾千盤費才是！」於冰連連擺手道：「我們路過貴莊，見地方風俗淳厚，所以才頑耍頑耍，攢湊盤費何用？」眾人聽見不要錢，越發高興亂嚷著，求再耍幾個。於冰道：「可將長繩子弄幾□條來，越多越好！」眾人呼哨了一聲跑去，有五六□人陸續交送；頃刻，你一條，我一條，湊成四五堆。於冰道：「眾位可將繩子挽結做一條，我有用處。」眾人聽了，七手八腳的挽結，頃刻成了一條總繩，合在一處，有

半間房大一堆。於冰走到繩子跟前，先將繩頭用二指捏起，向空中一丟，喝聲：「起！」只見那繩子極硬直，和竹竿一樣，往天上直鑽了。須臾，起有二百餘丈高，直接太清。眾人仰視，哄聲如雷！少刻，那繩子止有三四丈在地，於冰道：「你們還不快用石塊壓住！假若都鑽入天內去，該誰賠？」眾人急忙抬來一塊大石，將繩子壓住，再看那繩子，和一支筆管相似，直立在當天。乾冰走回桌前，又向眾人道：「快取剪子一把，大白紙一張，四五尺者方好！」少刻，眾人取到，放在桌上。於冰看了看，是一張大畫紙，隨用剪子裁成五尺高一猴，兩手高舉，向地下一擲，大喝道：「變！」大眾眼中只見白光一晃，再看時，將一白紙猴變成真猴，滿身白毛，細潤無比。於冰用手一指，那猴兒便跳躍起來。眾人大笑稱奇。於冰又將那猴兒一指，說道：「你不走扒繩，更待何時！」只見那猴跑到繩前，雙手握住，頃刻扒入青霄，眾人仰視，驚異不止。轉眼間，形影全無。於冰用手一招，那條長繩夭夭折折，退將下來，又成了一大堆，惟有那變的猴兒，不知去向。眾人天翻地覆，叫好不絕！猛見人叢中擠入兩人，向於冰道：「我們是本村溫府大爺差來的，聽得說你們戲法兒耍得好，我家老太太要看，叫你三人快去哩！」城壁聽了個「叫」字，不由得大怒，罵道：「好瞎眼睛的奴才！我們又不為錢，又不為勢，不過大家閒散心兒。且莫說是你家老太太，便是你家祖奶奶、祖太太，也去不成！」那兩個人卻待發話，不換笑說道：「我們這敬友的話，固是粗疏些，二位也有失檢點處。尊大爺雖富雖貴，與我們無轄，就下一個『請』字，也低不了你家名頭，高不了我們身分，必定說『叫』你三人快去，我們又不是你家大爺奴才、佃戶，平白的傳喚怎麼？」眾人齊聲說道：「道理上講的明白，怪不得客人發話！」城壁分開了眾人，同於冰、不換回廟去了。

再說這溫如玉，本是宦家子弟，他父親名學詩，做過陝西總督，早亡；他母親黎氏，教養他進了學，年已二□一歲，也有三四萬兩家私，年來嫖賭，混了一萬有餘；娶妻洪氏，夫妻間不甚相得。他生的美丰容，喜謔戲，又好廣交濫施，□一二歲便和家下偷賭，到□五六歲就相交下許多的朋友。黎氏止此一子，真是愛同掌珠，因此任他頑鬧，只怕心上他不快活，鬱悶出病來。到了□八九歲，凡風華靡麗的事，無所不為。黎氏只略說他幾句不是，就有許多辯論；再不然使性子，一天不吃飯，黎氏還得陪笑陪話，安慰他，因此益無忌憚。他雖然是個大人家，卻是世世單傳，不但近族，連遠族也沒一個。這日，聽得人傳說莊內來了三個耍戲法兒的，精妙之至，心上甚是高興，將他母親請到庭上，垂了簾兒，又備了酒飯，將相好朋友約來。等候了好半日，家人回來，細說於冰等不來的話，內中有幾個朋友說道：「這是那裡來的幾個野人？連老夫人都敢干犯！可著尊管們出去，亂打一頓再講！」又有幾個道：「外路來的人，知他是甚麼根腳，豈可輕易亂打！」如玉道：「叫又叫不來，打又打不得，難道這戲法兒不看罷？」內中又有一個姓劉的秀才道：「怎麼不看？我去叫他們，敢情必來！」隨即出了溫宅，到觀音寺內，入得門，先與於冰等一揖，坐下說道：「敝鄉溫公子，係昔年陝西總督之嫡子也。為人豪俠重義，視銀錢如糞土，心羨諸位戲法通神，特煩小弟代為敦請三位一行。」於冰道：「某等如閒雲野鶴，隨地皆可棲遲，何況督院公子之家？只是既無干求請托，又不趨名附勢，陡然奉謁，徒傷士行，承君愛意，改日再會罷！」秀才道：「先生這說，是決意不光顧了？」於冰道：「四海之內，無非朋友，某等拙見，不願為滅刺之景丹，亦不願為自薦之毛遂；若交以道，接以禮，無不可也。」劉秀才道：「小弟明白了！」辭去，到了溫宅，向如玉諸人道：「我適才到觀音寺，會了那三個人，不想皆是我輩中斯文人物。聽他的談論，和我們考一等秀才身分差不多，並非市井賣藝之流可同年而語，怪不得尊紀說了個『叫』字，便惹出許多辯論來！大爺可速寫一名帖，親去一拜，再備即午蔬酌候教一帖，通要寫教弟二字，小弟包管必來！」眾人又道：「這三人也大自高貴！世間只有個行客先拜地主，大爺是何等門楣，那有倒先去拜他之理？」劉秀才道：「你們都是沒讀書的識見。孟子曰：自古有為之君，必有所不召之臣。又曰：欲見賢而不以其道，猶欲其人而閉之門也。」溫如玉道：「諸公子不必爭論，家母等候已久，我就先拜他罷！」即刻寫了帖，到觀音寺來，慌得眾和尚披法衣，帶僧帽，撞鐘撞鐘，燒茶熏香不迭。如玉先到殿上，與觀音大士一揖，然後著家人們投帖下來，到東神房與於冰三人敘禮，各通姓諱。如玉道：「適才敝友盛稱三位長兄道德清高，小弟殊深景仰，今午薄具小酌，欲屈高賢駕臨寒舍，未知肯光降否？」於冰道：「既承雅誼親招，大家同行何如？」如玉大喜。四人出了廟門，眾和尚跟隨在背後相送。如玉只顧和於冰說話，那裡理論他們？直送到街盡頭，一個個寂寞而回。

三人到如玉家中，眾賓客次序見札，見於冰亭亭玉立，真是雞群之鶴；城壁美髯飄灑，氣宇軒昂，各動刮目相敬之心；惟不換不象個大邦人物。於冰等坐定，茶畢，內中有一個舉手道：「東翁溫大爺，乃吾鄉之大孝子也。每有奇觀，必令太夫人寓目。從早間竭誠敬候，始得三位先生駕臨，即小弟輩亦甚喉急，敢請先生速施移星換日之手，使吾等目窮光怪也，是三位先生極大陰德。」如玉道：「杯酒未將，安可過勞尊客？」於冰大笑道：「吾既至此，何妨遊戲三昧？」說罷，起身同眾人到院中耍了一魚遊春水，一向日移花，一空中簫鼓，把些看的人都魂奪口噤，溫如玉不住的伸舌咬指，一句也贊揚不出。耍罷，諸客讓於冰首坐，於冰力言不食煙火物，眾人疑信相半。城壁、不換又以吃素為辭，如玉甚過意不去，吩咐廚下速刻整理素菜。又著彩買各色鮮果，並家中所有，為於冰用。酒飯完後，三人就要辭回，如玉那裡肯放？立刻差人將行李取來。晚間諸客散盡，請於冰三人在內書房吃酒，言來語去，是要學於冰的戲法兒，且許送銀一百兩。於冰大笑道：「吾法遇個中人，雖登雲駕霧，亦可指授，何況頑鬧小術；若不是個中人，雖百萬黃金，亦不能動吾分毫。」如玉道：「何為個中人？」於冰道：「過日再說！」如玉又加至二百兩，於冰惟哈哈大笑而已。坐至三鼓後，方才別去。於冰向城壁、不換道：「我日前在泰山廟內，未曾細看這溫公子，今日我倒甚為他擔憂。」城壁道：「莫非無仙骨麼？」於冰道：「此人根氣，非止一世積累，其前幾世必是我輩修煉未成，致壞道行者，他不但有仙骨，細看還有點仙福。只是他兩目角已透出煞文，亦且印堂黑暗，不出一月內必遭奇禍；幸額間微有些紅光，尚不至於傷身，而刑獄之災，定在不免！」城壁道：「一面之交也是朋友，大哥何不預先教以趨吉避凶之策？」於冰道：「此係他氣運逼迫自己，又毫不修省；若教他長遠富貴，我永無渡他之日矣。」次日，如玉又煩於冰耍了幾個，越發羨慕不已，連嫖賭也顧不得了，與於冰一刻不離，時時問以一物不食之故。於冰又笑而不言。城壁將於冰棄家學道始末詳說，如玉聽了，心下甚是不然，向於冰道：「老長兄以數萬家私，又有嬌妻幼子，忍心割絕如此，這豈不糊塗不堪的事？」於冰道：「我有昔日的糊塗，才有今日的明白。」

城壁又說到西湖遇火龍真人，如玉雖聽的高興，到底半信半疑。又說起近日平師尚詔，成就朱文煒、林岱兩人功名，這是眼前現在的事，如玉聽到成就兩人話，連忙站起，向於冰叩拜道：「老長兄既有如許神通，念小弟先人出身顯宦，小弟今已二□一歲，尚滯首青氈，怎麼設個法兒將小弟成就成就？不但老母感戴恩德，就是小弟先人在九泉之下，亦必欽仰洪慈！」於冰連忙扶起，道：「公子休怪小弟直言：公子乃上界謫仙，名登紫府，原非仕途中人，功名實不敢許。」如玉拂然道：「韓夫子豈終貧賤者耶？」於冰見如玉變色，隨改口道：「恐不能如今尊威行全省，若兩司還有指望，故弟不敢輕許。」如玉方回嗔作喜，道：「就是做一個知府，也罷了。」於冰又道：「弟輩明日拜別，然既有一日傾蓋，即係百歲芝蘭，今後公子要諸事收斂。」如玉道：「辭別的話，過二年後再說；老長兄看弟收斂，為歡幾何？即日夕竭力宴樂，而長夜之室人已為我築矣！弟之所以眷戀不少息者，此之謂也。」於冰道：「公子既知為歡無多，何不永破長夜之室，做一不死完人？況人至七□便為古稀，其中疾病纏擾，窮富奔波，父母喪葬，兒女賢愚，方寸內無片刻寧暇，為□數年快樂，而失一大羅金仙，智者恐不為也！」如玉道：「老長兄今日已成仙否？」於冰道：「吾雖未仙，然亦可以不死。」如玉道：「老長兄遊行四海，即到死時小弟從何處查考？不過樂得目前快口談耳！昔秦皇、漢武，以天子之力，遍訪真仙於山岩海島，尚未一遇，況我輩何許人，乃敢存此妄想？」於冰道：「秦皇、漢武，日事淫樂，若再著他身入仙班，天地安肯偏私至此！」如玉怒說道：「小弟上有老母，下有少妻，實不能如老長兄割恩斷愛，今後請毋復言！」城壁大笑道：「何如？」於冰見如玉滿面怒容，隨即站起道：「公子氣色上不佳，本月內必有一件大口舌，須謹慎一二！我們此刻也講論得疲暈了，必須弄個戲法頑頑。」如玉聽得耍戲，不由得就笑了。於冰向眾家人道：「宅內若有大壇或大罐，不拘那樣，拿一件來，我有用處。」少刻，兩個家人抱出青花白地、小口大肚磁罐來，約有三尺半高下，周圍尺半粗細，放在院中，將上邊磁蓋兒揭起，著於冰看。於冰向不換道：「將行李取來！」不換抱出行李。於冰道：「你可將行李裝入罐內。」不換見罐口不過八寸大小，一卷行李到有二尺粗細，如何裝得入去？聽了此話，兩隻眼只看於冰。於冰道：「看什麼？裝入去就是了！」不換笑著，將行

李立抱起來，向罐口上一放，只見那一卷行李毫不費力，一放就入罐內去了！如玉同眾家人皆大笑稱奇。於冰又向不換道：「你也入去！」不換笑應道：「只怕難，難！」於冰道：「你試試看！」不換笑著，先將左腳一入，已到罐底，後將右腳放入，於冰道：「下去！」一語未畢，不換已不見了。如玉等看得發呆，於冰道：「連二弟也入去！」城璧笑說道：「我這漢子粗長，只休要將磁罐撐破！」說著抬起左腿，向眾人道：「這罐只好有我半只腳大。」說著，將腳一入，即到罐底。城璧笑道：「有點意思！」隨將右腳插入，於冰也說道：「下去！」一轉眼，城璧也不見了。如玉覺得有些怪異，正欲拉住於冰，於冰急到罐前，往罐內一跳，即不見了。如玉觀裡面清清白白，一無所有！把一個如玉急得揉手頓足，忍不住向罐口大叫道：「冷先生！」只聽的罐內應道：「公子保重！我去了！」此後百般喊叫，百般道罪，皆寂然無聲。眾家人道：「大爺不用喊叫，是借這罐子作由，怕大爺留他，此刻不知走到那裡去了。這幾個人都奇怪得了不得，還不知是仙是妖，去了倒好！」如玉歎恨道：「是我適才和他辯論，氣色不好，得罪了他！你們此刻可分頭於本宅並本莊內外，大小人家，左近寺院中，各要細細找尋。」眾家人去了。如玉想到月間有大口舌話，心上疑懼起來，從此連嫖賭都迴避了。

正是：

癡兒不堪留戀，見面猶於不見；急切想出走法，三人同入一罐。